





呂氏家塾讀詩記敘

詩自齊魯韓氏之說不傳而天下之學者盡宗毛氏毛氏之學傳者亦衆而王述之類今皆不孑則推衍毛說者又獨鄭氏之箋而已唐初諸儒爲作疏義因譌踵陋百千萬言而不能有以出乎二氏之區域至於本朝劉侍讀歐陽公王丞相蘇黃門河南程氏橫渠張氏始用己意有所發明雖其淺深得失有不能同歛自是之後三百五篇之微詞舉義



迺可得而尋繹蓋不待講於齊魯韓氏
之傳而學者已知詩之不專於毛鄭矣
及其既久求者益衆說者愈多同異紛
紜爭立門戶竊復推讓祖述之意則學
者竊所適從而或反以爲病今觀呂氏
家塾之書兼總衆說巨細不遺挈領持
綱首尾該貫既足以息夫同異之爭而
其述作之體則雖融會通徹渾然若出
於一家之言而一字之訓一事之義亦
未嘗不謹其說之所自及其斷以己意

雖或超然出於前人意慮之表而謙讓
退託未嘗敢有輕議前入之心也烏乎
如伯恭父者真可謂有意乎溫柔惇厚
之教矣學者以是讀之則於可羣可怨
之旨其度幾乎雖然此書所謂朱氏者
實熹少時淺陋之說而伯恭父誤有取
焉其後歷時既久自知其說有所未安
如雅鄭邪正之云者或不免有所更定
則伯恭父反不能不置疑於其間熹竊
惑之方將相與反復其說以求真是之

歸而伯恭父已下世矣烏乎伯恭父已
矣若熹之衰頹汨沒其勢又安能復有
所進以獨決此論之是非乎伯恭父之
弟子約既以是書授其兄之友立侯宗
卿而宗卿將為版本以傳永久且以書
屬熹敍之熹不得辭也迺略為之說因
并附其所疑者以與四方同志之士其
之而又以識予之悲恨云尔淳熙壬寅
九月己卯新安朱熹敍



呂氏家塾讀詩記目錄

卷之一

綱領

詩樂

刪次

大小序

六義

風雅頌

章句音韻

卷秩

訓詁傳授

條例

卷之二 詩篇名

正風

周南

關雎

葛覃

卷耳

樛木

蟋蟀

桃夭

兔置

采芣

漢廣

汝墳

麟之趾

卷之三

召南

鵲巢

采芣

艸蟲

采蘋

甘棠

行露

羔羊

殷其雷

標有梅

小星

江有汜

野有死麇

何彼穠矣

騶虞

卷之四

變風從邶訖豳十三國並變風也

邶國風十九篇

柏舟

綠衣

燕燕

日月

終風

擊鼓

凱風

雄雉

匏有苦葉

谷風

式微

旄丘

簡兮

泉水

北門

北風

靜女

新臺

二子乘舟

卷之五

鄘國風十篇

柏舟

牆有茨

君子偕老

桑中

鶉之奔奔

定之方中

蟋蟀

相鼠

干旄

載馳

卷之六

衛國風 十篇

淇澳

考槃

碩人

氓

竹竿

芄蘭

河廣

伯兮

有狐

木瓜

卷之七

王國風 十篇

黍離

君子行役

君子陽陽

揚之水

中谷有推

兔爰

葛藟

采葛

大車

丘中有麻

卷之八

鄭國風 二十一篇

緇衣

將仲子

叔于田

大叔于田

清人

羔裘

遵大路

女曰鷄鳴

有女同車

山有扶蘇

摯兮

狡童

褰裳

丰

東門之墠

風雨

子衿

揚之水

出其東門

野有蔓艸

溱洧

卷之九

齊國風 十一篇

鷄鳴

還

著

東方之日

東方未明

南山

甫田

盧令

敝笱

載驅

猗嗟

卷之十

魏國風 七篇

葛屨

汾沮洳

園有桃

陟岵

十畝之間

伐檀

碩鼠

卷之十一

晉國風 十二篇

蟋蟀

山有樞

揚之水

椒聊

綢繆

杖杜

羔裘

鴉羽

無衣

有杖之杜

葛生

采芣

卷之十二

秦國風 十篇

車鄰

駟鐵

小戎

蒹葭

終南

黃鳥

晨風

無衣

渭陽

權輿

卷之十三

陳國風 十篇

宛丘

東門之枌

衡門

東門之池

東門之揚

墓門

防有鵲巢 月出 株林

澤陂

卷之十四

鄆國風四篇

羔裘 素冠 隰有萋楚

匪風

卷之十五

曹國風四篇

蜉蝣 候人 鴈鴒

下泉

卷之十六

豳國風七篇

七月 鴝鵒 東山

破斧 伐柯 九罭

狼跋

卷之十七

正小雅八十篇

鹿鳴 四牡 皇皇者華

常棣 伐木 天保

采芣 出車 杖杜

魚麗

卷之十八

正小雅

南陔 白華 華黍

南有嘉魚 南山有臺 由庚

崇丘 由儀 蓼蕭

湛露

卷之十九

正小雅

彤弓

菁菁者莪

六月

采芑

車攻

吉日

鴻鴈

庭燎

沔水

鶴鳴

卷之二十

正小雅

祈父

白駒

黃鳥

我行其野

斯干

無羊

節南山

正月

十月之交

雨無山

卷之二十一

正小雅

小旻

小宛

小弁

巧言

何人斯

巷伯

谷風

蓼莪

大東

四月

卷之二十二

正小雅

北山

無將大車

小明

鼓鍾 楚茨 信南山
甫田 大田 瞻彼洛矣
裳裳者華

卷之二十三

正小雅

桑扈 鴛鴦 頌弁
車牽 青蠅 賓之初筵
魚藻 采椒 角弓

卷之二十四

正小雅

都人士 采芣 黍苗

隰桑 白華 緜蠻
瓠葉 漸漸之石 苕之華
何艸不黃

卷之二十五

正大雅 三十一篇

文王 大明 緜
棫樸 旱麓 思齊
皇矣 靈臺 下武
文王有聲

卷之二十六

正大雅

生民 行葦 既醉

鳧鷖

假樂

公劉

泂酌

卷阿

民勞

板

卷之二十七

正大雅

蕩

抑

桑柔

雲漢

崧高

豳民

韓奕

江漢

常武

瞻卬

召旻

卷之二十八

周頌三十一篇

清廟

維天之命

維清

烈文

天倫

昊天有成命

我將

時邁

執競

思文

卷之二十九

周頌

臣工

噫嘻

振鷺

豐年

有瞽

潛

維

載見

有客

或

卷之三十

周頌

閔予小子

訪落

敬之

小茨

載芟

良耜

絲衣

酌

柏

齊

般

卷之三十一

魯頌四篇

駟

有駜

泮水

閼宮

卷之三十二

商頌五篇

那

烈祖

玄鳥

長發

殷武

呂氏家塾讀詩記目錄終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一

綱領

三百一

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程氏曰思無

謝氏曰君子之於詩非徒誦其言又

非徒以考其情性又將以考先

怨禮樂雖亾於此猶能併與其淡

故其為言率皆樂而不淫憂而

不怨哀而不愁如綠衣傷已之詩也

我思古人俾無說兮擊鼓怨上

過曰土國漕戎獨南行至軍旅

久役止曰自伊阻行役無期度思

風焉不過曰苟無飢渴而已若夫言

事美盛德之形容固不待言而可知也

忠慮之佞孰能優游不迫也孔子所



詩者如此讀詩者其可以邪心詩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程氏曰
皆孔子素所常言也○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有三年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
如學禮○程 口言近而易知故人
詩○又曰夫子言興於詩觀其言
意思汪洋浩大皆是此意○又曰興
清性極暢道德之中而歡動之有
象○又曰古之學者必先學詩
言善惡是非勸戒有以啓發其
興○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
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程氏曰今人不解
讀書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
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須是未讀詩時授之以

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既讀詩後便達於
政能專對四方始是讀詩人而不爲周南召南
其循正牆面而立須是未讀周南召南一似面
牆既讀後便不面牆方是有驗大抵讀書只此

是灑○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
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

謝氏曰詩吟詠情性善感發人使
心易以生故可以興得情性之
明故可以觀心平氣
游不迫雖怨而不怒也

張氏曰詩中君臣父子
小皆有止言事父事君舉其
鳥獸艸木之名亦可以博
鳥獸艸木之名所以明理

問於伯奠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
理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
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
對曰未也
不學禮無以立
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
之遠其子也○子貢曰
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
如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
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諸往而知來者○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
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
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南
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孟子咸丘蒙問曰詩云替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

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爲天子矣敢問瞽叟之
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
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
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
爲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
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程氏曰不
以文害辭文文字之文舉一字則是文成句是
辭詩爲解一字不行却遷就他說如有周不顯
自是文當如此○張氏曰知詩莫如孟子以意
逆志讀詩之法也○又曰凡觀書不可以類而
泥文不尔則字字相梗當觀其文勢上下意○
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
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趨乎故有物必有則民
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公孫丑問曰高子曰

小弁蒲官反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固哉高叟之爲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音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爲詩也曰凱風何以不怨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文中子子謂薛收曰管聖人述史三焉其述書也帝王之制備矣故索焉而皆獲其述詩也興廢之由顯故究焉而皆得其述春秋也邪正之迹明故考焉而皆當

程氏曰詩者言之述也言之不足而展言之詠歌

之所由興也其發於誠感之深也於不知手之舞足之蹈故其入於人也亦深也所以動天地感鬼神虞之君臣迭相賡和始見於書夏殷之世雖有佗者其傳鮮矣至周而世益文人之怨樂必形於言政之善惡必見刺美也夫子之時所傳者多矣夫子刪之得三百篇皆止於禮義可以垂世立教古之人幼而聞歌誦之聲長而識刺美之意故人之學由詩而興後世老師宿儒尚不知詩義後學豈能興起也○凡看書各有所門庭詩易春秋不可逐句看尚書論語可以逐句看○佗詩者未必皆聖賢當時所取者取其意思止於禮義而已其言未必盡善如比其君以碩鼠狡童之類又曰詩若以樂天知命處之則一時都無事其中亦有君子情意不到處

○張氏曰詩之譏刺其間直有淺近者以其於禮義至粹美此聖人之所取○學者不可以不看詩看詩便使人處一格

張氏曰求詩者睿平易不要崎嶇求合詩人之情溫厚平易老成今以崎嶇求之其心先狹隘無由可見詩人之情本樂易只為時事拂其樂易之性故以詩道其志又曰求詩貴平易不要崎嶇求合又患泥文如癸歛來思湛湛露斯思斯何必泥字遐不佗人德音不瑕之類不可以詞害君子至止樂只君子只止何必拘○又曰詩全是人之情性須先得詩人之心歛後觀玩易入凡書皆歛大抵聖人語言盡由德性中出故須先得其心則詠其言易以入也○又曰詩人之志至平易故無艱險之言以平易求之則思

遠以廣愈艱險則愈淺近矣大率所言皆目前事而義理存乎其中矣○後千餘年樂府皆淺近只是流連光景閨門夫婦之意無有及民憂思大體者

謝氏曰詩須諷味以得之古詩即今之歌曲今之歌曲往往能使人感動空學詩却無感動興起處只為泥章句故也明道先生善言詩未嘗章解句釋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使人有得處瞻假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思之切矣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之豉反不求何用不臧歸兮正也人曰明道嘗談詩並不曾下一字訓詁只轉却一兩字點撥地念過便教人省悟點平聲

詩樂

尚書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呂大鈞和叔
曰古人因詩而歌使叶聲律歌有高下清濁合
於宮商則為聲聲叶律呂則為律○予欲聞六
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工以
納言時而颺之注云工樂官掌誦詩以納諫
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灋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
國之子弟焉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以
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
雲門大卷音權大咸大磬上昭反大夏大濩大
或○樂師凡舞王以騶虞為節諸侯以貍首為
節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芣為節○及澈帥
學士而歌澈注云澈者在周頌臣工之什○大
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
德為之本以六律為之音○瞽矇掌九德六詩

之歌以役大師前漢禮樂志周禮既備而其器
用張陳周官具焉典者自卿大夫師瞽以下皆
選有道德之人朝夕習業以教國子國子者卿
大夫之子弟也皆學歌九德誦六詩習六舞五
聲八音之和歛自雅頌之興而所承衰亂之音
猶在是謂淫過凶媢之聲為設禁焉

儀禮醵飲酒禮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南陔
白華華黍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
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乃合樂周南關雎葛
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孔氏曰召南三篇
越艸蟲而取采蘋蓋采蘋舊在艸蟲之前孔氏
以後簡札始倒工告於樂正曰正歌備○醵
禮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
采蘋告於樂正曰正歌備○蕤禮工歌鹿鳴四

壯皇皇者華笙奏南陔白華華黍乃間歌魚麗
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
儀遂歌豳樂周南關雎葛覃卷百召南鵲巢采
繁采蘋大師告弓樂正曰正歌備○大駮禮乃
歌鹿鳴三終乃管新宮三終其篇亡奏狸首以
駮射義天子以騶虞為節諸侯以狸首為節卿
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繁為節詩云曾孫侯
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
于君所以奠以射則奠則譽注云騶虞采蘋采
繁今詩篇名狸首逸曾孫侯氏是也○國語叔
孫穆子聘于晉晉悼公享之樂及鹿鳴之三而
後拜樂三晉侯使行人問焉對曰夫先樂金奏
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饗元侯也夫歌文王大
明繇則兩君相見之樂也皆非使臣之所敢聞

也今伶簫詠歌鹿鳴之三君之所以况使臣臣
敢不拜况夫鹿鳴君之所以嘉先君之好也敢
不拜嘉四牡君之所以章德臣之勤也敢不拜
章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謙謀度詢
必諮於周敢不拜教

論語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注云樂
其善使重歌而自和之○程氏曰歌必全章也
○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注云師
摯魯大師之名始首也師摯首識關雎之聲而
理其亂者

禮記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
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壹倡而三嘆有遺音者
矣○子贛見師乙而問焉曰賜聞磬歌各有宜
也如賜者宜何歌也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

問所宜請誦其所聞而吾子自執焉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夫歌者直己而陳德也勤己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明乎商之者者臨事而屢斷明乎齊之者者見利而讓臨事而屢斷勇也見利而讓義也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故歌者上時掌反如抗下如隊音墜曲如折止如橐木倨中矩句中鉤古侯反纍纍力進反兮端如貫珠故歌之爲言也屈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屈言之屈言之不足故嗟嘆

之嗟嘆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子貢問樂

左氏傳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爲之歌邶蒲對反鄘衛曰美哉淵兮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政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兮聽聲以爲別故有疑言爲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爲之歌魏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爲之歌齊曰美哉泱泱於良反乎大風也哉泱泱於大之聲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量也爲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秦本在西戎汧隴之西秦仲始有車馬禮樂太戎狄之音而有諸夏之聲故謂之夏

稽夫能夏則大大之望也其周之舊乎爲之歌
魏曰美哉泂泂扶弓反乎泂泂中庸之稽大而
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爲之歌唐曰
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
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爲之歌陳曰國無主
其能久乎淫聲放蕩無所畏忌故曰國無主自
郤古外反以下無譏焉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
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
遺民焉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熒熒乎熒熒和樂
之聲曲而有直體論其聲其文王之德乎爲之
歌頌曰望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偏
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於艷反哀而不
愁樂而不蒸用而不墮廣而不宣施矢豉反而
不費取而不貧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

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頌有殷魯
故曰盛德之所同

荀子詩者中聲之所止也

史記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或雅頌
之音

毛氏曰古者教以詩樂誦之歌之弦之舞之

張氏曰古之樂章只數句詩不能成曲調此所以
有弄有引善歌者知如何爲弄如何爲引○善
歌者使人繼其聲言使其聲常從容有餘呂和
叔寄劉凡伯壽書其近與鄉人講習鄉飲鄉射
之禮惟恐鄉樂音節不明雖傳得胡安定所定
雅音譜有周南召南小雅十數篇而猶闕由庚
由儀崇丘南陔白華華黍騶虞七篇

刪次

論語吾自衛反魯歛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前漢禮樂志王官失業雅頌相錯孔子論而定之故曰吾自衛反魯歛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孟子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歛後春秋伯蘇氏曰詩止於陳靈非天下無詩也有而不可以訓焉耳仲尼有所不取也

孔氏曰史記孔子世家云古者詩本三千餘篇太其重取其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案書傳所引之詩見在多亡逸者少則孔子所錄不容十分太九馬遷言古詩三千餘篇未可信也據今者及亡詩六篇凡三百一十一篇而史記漢書云三百五篇闕其亡者以見在為數也歐陽氏曰司馬遷謂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刪之存者三百鄭學之徒皆以遷之謬言古詩雖多不容十

分太九以予考之遷說歛也何以知之今書傳所載逸詩何可數也以鄭康成詩譜圖推之有更十君而取其一篇者又有二十餘君而取其一篇者由是言之何啻乎三千周召風之正經固當為首自衛而下十有餘國編比先後舊無明說

歐陽氏曰周南召南邶鄘衛王艷齊豳秦魏唐陳曹此孔子未刪之前周大師樂歌之次第也季札觀樂於魯次序如此周召邶鄘衛王艷齊魏唐秦陳檜曹豳此今詩次第也周召邶鄘衛檜艷齊魏唐秦陳檜曹豳王此艷氏詩譜次第也孔氏曰鄭譜以鄭因號鄘之地而國之先譜鄘事歛後譜鄭王在豳後者退就雅頌并言王在豳故

張氏曰詩固有次敘歟不可一例惟二南之後次
衛衛後王此有意若非以衛分之則王無異於
正風也其他不必次一國之詩其首尾固有先
後其中未必歟當刪定之時只取得者置於其
間

程氏曰詩有四始而風居首風風也其風動於人
猶風之吹物入物故曰風本乎一人而成乎國
俗謂之風發於正理而形於天下謂之雅稱美
盛德與告其成功謂之頌先之家及於政以底
成功其敘歟也諸國之風先後各有義周南召
南陳正家之道以風天下人倫之端王道之本
風之正也故爲首二南之風行則人倫正朝廷
治二南之風變則禮義廢風俗壞天下治亂在
風而已及乎周道衰政教失風遂變矣於是諸

侯擅相侵伐衛首并邶鄘之地故爲變風之首
推其本則王道失上下亂風遂變矣言其跡則
相吞滅而後王道絕衛首惡也故一國之詩而
三其名得於衛地者爲衛得於邶鄘者爲邶鄘
所以見其首亂也董氏曰商俗靡靡周雖化革
其俗歟其風不得盡變書之命戒告令每懼其
不得一日正也故其俗易感而風易變者亡國
之餘音也風首衛且先邶鄘以著滅也刑政不
能治天下諸侯放恣擅相并滅王跡熄矣故雅
亡而爲一國之風董氏曰諸侯至於滅國王政
不行矣謂天下無王可也故以王風敘衛下先
王之制苟能守之足以統臨天下廢法失道則
王畿之內亦不能保艷本畿內之封因周之衰
遂自爲列國故次以艷君臣上下之分失則人

倫亂人倫廢則入於禽獸人君身為禽獸之行
其風可知故次以齊天下之風望於如此則無
不亂之國無不變之俗魏舜禹之都唐帝堯之
國久被聖人之化漸成美厚之俗歷二叔之世
而遺風尚存今亦變矣故因其舊名而謂之唐
所以見意唐魏之風且變則先代之風化中國
之禮義消亡極矣是以夷狄強大天下亦相胥
而夷矣故次以秦秦之始封秦谷西戎之地國
亂乃東侵而始大其俗尚夷故美其始有車馬
禮樂而刺其未用周禮也禮義之俗亡夷狄
之風行先聖王之流風遺俗盡矣故次以陳陳
舜之後也聖人之都風化所厚也聖人之國典
灋所存也王澤竭而風化熄矣夷道行而典禮
亡矣天下之所以安且治者聖人之道行也聖

人之道絕則危亡望矣人情迫於危亡則思治
安故思治者亂之極也檜曹懼於危亡而思周
道故為亂之終孔氏曰檜曹國小而君奢民勞
而政僻季札之所不譏國風次之於末宜哉亂
既極必有治之之道危既甚必有安之之理自
若天下何嘗不極亂而興治革危而為安周家
之先由是道也其居幽也趨時務農以厚民生
善政美化由茲而始王業之所以興也故次以
豳孔子曰豳者周公之事欲尊周公故次於衆
國之後小雅之前非諸國之例也王業成而為
政於天下故次以雅雅王者之政也小之先大
固其敘也孔氏曰雅見積漸之義故小雅先於
大雅政之衰則望於亡王道之亡也天
下之治始於正風風天下其終也盛德之著

而成功可以告於神明始終之義也故次以頌
頌之有魯蓋生於不足王道之隆也所歌頌者
如是及其衰也如魯之事已足矣孔氏曰魯以
其得用天子之禮故借天子美詩之名改稱爲
頌非周頌之流也置之商頌前者以魯是周同
姓故先前代也商則頌前代之美不可廢也故
附其後焉

大小序

程氏曰學詩而不求序猶欲入室而不由戶也
或問詩如何學曰只於大序中求○又曰國史
得詩必載其事然後其義可知今小序之首是
也其下則說詩者之詞也○又曰詩小序要之
皆得太意只後之觀詩者亦添入張氏曰詩序
亦有後人添入者則極淺近自可辨○蘇氏曰

詩序誠出於孔氏也則不若是詳矣孔子刪詩
而取三百五篇今其亡者六焉亡詩之序未嘗
詳也詩之亡者經師不得見之矣雖欲詳之而
無由其存者將以解之故從而附益之以自信
其說是以其言時有反覆煩重類非一人之辭
○釋文舊說云關雎后妃之德也至用之邦國
焉名關雎序謂之小序自風風也訖末名爲大
序○又曰沈重云案鄭詩譜意大序是子夏作
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未盡毛更足
成之後漢書衛宏從謝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
善得風雅之旨○隋經籍志曰先儒相承謂毛
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更加潤色○董
氏曰古之爲教者師授而傳之訓傳不立而能
自見於世况夫詩之存不獨著之竹帛凡聲於

樂者工師亦得以傳其言也漢史謂宏佗詩序宏固不能及此或以師授之言論著於書耳
王氏曰丘傳以為言其義者子夏也詩上及於文王高宗成湯如江有汜之為美媵那之為祀成湯殷或之為祀高宗方其佗時無義以示後世則雖孔子亦不可得而知况子夏乎哉
歐陽氏曰孟子太詩在迥而最善言詩推其所說詩義與今序意多同故後儒異說為詩害者常賴序文為證

六義

大序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

周禮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
○箏籥章掌土鼓箏籥中者仲春晝擊土鼓歛

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凡國祈年于田祖歛籥雅擊土鼓以樂田畯者後國祭蜡上嫁反則歛籥頌擊土鼓以息老物孔氏曰鄭氏箋七月二章云是謂籥風六章云是謂籥雅卒章云是謂籥頌自始至成別為三體

程氏曰國風大小雅三頌詩之名也六義詩之義也一篇之中有備六義者有數義者○又曰學詩而不分六義豈能知詩之體也張氏曰今一詩之中蓋有兼見風雅頌之意賦比興亦然○呂氏曰詩舉有此六義得風之體多者為國風得雅之體多者為大小雅得頌之體多者為頌風非無雅雅非無頌也○董氏曰崧高既列於大雅矣歛其詩曰其風肆好又言吉甫佗誦○孔氏曰四始以風為先風之所用以賦比興為

辭故於風之下即次賦比興歛後次以雅頌雅頌亦以賦比興為之既見賦比興於風之下明雅頌亦同賦比興如此次者言事之道直陳為正故賦在比興之先比之與興雖同是託物比顯而興隱當先顯而後隱故比居興先也

風大序曰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

○**次曰**風者風以動之上之化下下之風上凡所刺美皆是也張氏曰風有風刺不直言之意

賦艷氏周禮注曰賦之言鋪直鋪陳善惡○**程氏**

曰賦者謂鋪陳其事如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是也又曰賦者詠述其事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

伯所芟是也○呂氏曰賦者敘事之由以盡其情狀

比艷司農周禮注曰比者比方於物○**程氏**曰以

物相比狼跋其胡載震其尾公孫碩膚亦比凡是也又曰比者直比之蛾眉顰眉温其如玉之類是也○朱氏曰比者以物為比而不正言其事甫田碩鼠麝阿之類是也○又曰比方有兩例有繼所比而言其事者有全不言其事者

興孔氏曰興者起也○**程氏**曰因物而起興關關

雉鳩瞻彼淇奧之類是也又曰興者興起其義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是也

○釋文曰興是譬喻之名意有不盡故題曰興

○孔氏曰取譬引類起發已心諸舉艸木鳥獸

以見意者皆興辭也○王氏曰以其所感發而

況之之謂興興兼比與賦者也○朱氏曰因所

見聞或托物起興而以事繼其聲關雉樛木之

類是也歛有兩例興有取所興為義者則以上

句形容下句之情思下句指言上句之事實有全不取其義者則但取一二字而已要之上句常虛下句常實則同也

雅大序曰雅者正也○（翟氏曰）雅者正言其事○又曰雅者陳其正理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是也（張氏曰）雅之體直言之比興差少無隱諷譎諫之巧故曰雅者正也○又曰雅者直言之雖是大惡亦直言此是雅之本體○呂氏曰雅者正言也無所抑揚

頌大序曰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艷氏詩譜曰）頌之言容李氏曰頌之為字訓容漢書志曰徐生善容容字伯此頌字顏師古注云頌字與形容字古人通用○（曰）頌稱美之言也如于嗟乎騶虞有匪君子終

不可諉兮之類是也又曰頌者稱美其事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是也○呂氏曰頌者稱美之詞也無所諷議

風雅頌

大序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間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

成功告於神明者也

魏氏詩譜序文或時詩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鳴文王之屬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禮作樂而有頌聲興焉盛之望也本之由此風雅而來故皆錄之謂之詩之正經孔子錄懿王夷王時詩訖於陳靈公淫亂之事謂之變風變雅孔氏曰變風之佞齊衛為先陳最在後變雅則處其間齊哀公當懿王衛頃公當夷王陳靈公魯宣公十年為其臣夏徵舒所弑變雅始於厲王變雅亦稱雅者王政仍被邦國所以亦名為雅及平王東遷其政纔行境內是以變為風焉

孔氏曰王道衰諸侯有變風王道成諸侯無正風王道明盛政出一人諸侯不得有風王道既衰文出諸侯故各從其國有美刺之別也正經述

大政為大雅述小政為小雅有大雅小雅之聲王政既衰變雅兼佞取大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大雅取小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小雅故變雅之美刺皆由音體有小大不復由政事之小大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惟周頌爾商頌雖是祭祀之歌祭其先王之廟述其功德非以成功告神魯頌頌僖公功德纔如變風之美者爾又與商頌異也

王道之盛陳列國之詩以觀民風其可采者大師播之音律以風天下如汝墳江有汜之在二南是也禮樂出於一故不得國別為風爾

蘇氏曰衛武衛文魏武秦襄之風宣王之雅皆美

之狀猶不免爲變詩何也曰昔周之興也積仁行義凡數百年至於文武風俗純備是以其詩發而爲正詩自成康以來周室不競至幽厲而大壞其敗亦數百年其蓄之也亦厚矣是以其詩不復其舊而謂之變夫自其正而至乎變其敗之也其難其間必有幽厲大亂之君爲之而後能自其變而復于正其反之也亦難必有后稷公劉文武積累之勤而後能今夫五人者其善之積未若其變之厚矣是以不免於變也

李氏曰小雅則主一事而言大雅則泛言天下之事如鹿鳴之燕嘉賓四牡之勞使臣皇皇者華之遣使臣是主一事而言之也至於大雅則泛言天下之事如文王之詩言文王受命允周大明之詩言文王有明德之類朱氏曰正小雅二

十二篇皆王政之一事正大雅十八篇言王政之大體以其規模氣象收之意其音節亦有不

章句音韻

國語閔馬父曰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大師以那爲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佗溫恭朝夕執事有恪韋昭注曰輯成也凡佗篇章義旣成撮其大要以爲亂辭詩者歌也所以節舞者也如今三節舞矣曲終乃更變章亂節故謂之亂也

孔氏曰自古而有篇章之名故那序曰得商頌十二篇東山序曰一章言其完是也句則古者謂之爲言論語云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則以思無邪一句爲一言趙簡子稱子大叔遺

我以九言皆以一句爲一言也秦漢以來衆儒各爲訓詁乃有句稱風雅之篇無一章者頌者述成功以告神故一章而已後漢祭祀志東平王蒼議詩傳曰頌者成也一章成篇宜列德故登歌清廟一章魯頌不一章者魯頌美僖公之事非告神之歌也商頌岳發殷或重章者或詩人之意所佗不同詩之大體必須依韻其有乖者古人之韻不協爾之兮矣也之類本取以爲辭雖在句不以爲義故處末者皆字上爲韻左右流之寤寐求之其實七兮迨其吉兮之類是也亦有卽將助句之字以當聲韻者是究是圖壹其狀乎其虛其邪既亟只且之類是也

卷帙

孔氏曰漢初爲傳訓者皆與經別行三傳之文不

與經連故石經書公羊傳皆無經文藝文志云毛詩經二十九卷毛詩詁訓傳三十卷是毛爲詁訓亦與經別也又馬融爲周禮之注乃云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然則後漢以來始就經爲注未審此詩引經附傳是誰爲之其毛詩二十九卷不知併何卷也

訓詁傳授

前漢藝文志詩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也漢興魯申公儒林傳申公魯人也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丘伯受詩爲詩訓詁而齊轅固儒林傳轅固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爲博士燕韓王儒林傳韓嬰燕人也孝文時爲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太傅推詩人之意而佗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歸

一也皆爲之傳三家皆別於學官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而河間獻王好之未得左河間獻王德修學好古實事求是時淮南王安亦好書所招致率多浮辯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其學舉六藝左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釋文曰平帝立毛詩始左劉歆移太常博士書曰文帝時詩始萌芽至成帝歆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

孔氏曰艷氏詩譜曰魯人大毛公爲詁訓傳於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爲博士前漢儒林傳毛公趙人爲河間獻王博士不言其名後漢儒林傳趙人毛萇傳詩歆則小毛公名爲

萇也吳陸璣艸木疏云子夏傳魯人申公申公傳魏人李尅李尅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趙人孫卿孫卿傳魯人大毛公大毛公傳小毛公。釋文曰吳太常卿徐整曰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間人大毛公大毛公爲詩詁訓傳於家以授趙人小毛公前漢儒林傳毛公授同國貫岳卿岳卿授解延季延季爲阿武令授徐敖教授九江陳俠陸璣艸木疏云陳俠傳謝曼卿後漢儒林傳肅宏字敬仲東海人初九江謝曼卿善毛詩宏從曼卿受學中興後艷衆賈逵傳毛詩後馬融伯毛詩傳艷玄伯毛詩箋釋文曰鄭玄伯毛詩箋申明毛義難三家於是三家遂廢矣魏太常王肅更述毛非鄭荊州刺史王基駁王肅申

鄭義晉豫州刺史孫毓爲詩評毛鄭王肅三家
同異朋於王徐州從事陳統難孫申鄭

隋書志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於西晉韓詩雖存
無傳之者惟毛詩艷箋望今獨左

程氏曰西漢儒者有風度惟董仲舒大毛公解經
雖未必皆當然味其言大槩然爾又曰漢儒如
大毛公董仲舒最得聖賢之意然見道不甚分
明下此卽至揚雄

歐陽氏曰六經焚於秦自漢以來收拾亡逸正其
譌謬得以粗備者豈止一人之力哉後之學者
徒抱焚餘殘脫之經侃侃丑良反於太聖人千
百季後不見先儒中間之說而欲特左一家之
學者吾未之信也先儒之論苟非詳其終始而
抵牾質諸聖人而恃有不得已而後改易者何

以徒爲異論以相訾也

條例

諸家解定從一說辯析名物較其是非

前說者注其下說

諸家解文句

陸淳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一



